



不
这么容易地
他看到一把刀子
在这条路上
他唯一认识的 一只羊
是自己影子
在这个城市的票板上
七，被大部八块
“为世界，还未站稳
这推了一把

女 儿 进 城

陈
仓
／
著

红
旗
出
版
社

女儿进城

陈仓／著

红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儿进城 / 陈仓著. — 北京: 红旗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5051-3383-9

I. ①女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11065 号

书 名 女儿进城

著 者 陈 仓

出 品 人 高海浩

总 策 划 袁 敏

总 监 制 徐 澜

责任编辑 陈 桔 赵晓思

特约编审 王 昉

责任校对 刘宁宁

书籍设计 张晓飞

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

地 址 (南方中心)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

邮 编 310039

编 辑 部 0571-85310271

E-mail 672329804@qq.com

发 行 部 (北京)010-64036925

(杭州)0571-85311330

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(北京)010-84026619

(杭州)0571-85310271

图文排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毫米×1194毫米

1/32

字 数 109千字

印 张 6.125

版 次 2015 年1月北京第1版

2015 年1月杭州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51-3383-9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·负责调换

目录

女儿进城／1

创作谈：一颗石头有话要说／90

空麻雀／93

创作谈：“无根”是一种病／188

在这么陌生的地方
她看到一把刀子
在连夜挥舞
她唯一认识的一只羊
或者是自己的影子
正躺在这个城市的案板上
被剥掉皮毛，被大卸八块
她来自羊的世界，还未站稳
好像就被谁捅了一刀

女儿进城

长江头与长江尾

春节对于任何一个离土者来说，无论你怎么过，都是一道伤心的坎。

又是一年春节。我与女儿在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团聚了，这样的团聚应该是富有春意的，而且是景色迷人的，除了多出一些喜庆之外，也是一个普通人非常平常的日子。

但是关于我，有这么几个需要交待的地方：一是这次团聚整整隔了好几年时间；二是女儿第一次进城，从来没有去过一眼看不到山的地方。最特殊的，在被大山团团围住的一个小县，当然包括我们家的那个村子塔尔坪，也就是我出生的那疙瘩地方，这个时期，我的风头已经盖过任何一位历史人物。这帮农民，无论认识不认识我，遇到不好好念书的孩子，或者是不听话的小黑狗，挂在嘴边的不是三迁的孟母和刺字的岳飞，而是我——一个顺着长江头一路混到长江尾的小记者(当然，有段时间也沦落成了一个建筑工人)。但是女儿从那个小县赶到大上海的时候，我的真实情况是：几乎到了身无分文的程度。准确地说，我这个神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，与一个农民的处境没有任何差别。

女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城了。那是正月初四，我起

床的时候，是早上还是下午，已经很难判断。平时当钟表用的手机，掉进厕所进水了，所以模糊不清；天空的云层很厚，太阳露不出小屁股，让人无法把握时间的脉络。这个拥有几千万人的城市，外地人基本衣锦还乡了，本土人热衷于出国旅游，所以一下子空洞了许多，一座座不再吵闹的高楼大厦，像是一个个放寒假的魔法学校。

外面不时传来鞭炮声，多年没有下雪的上海，突然飘起了雪花片子。雪花片子是我们长江头的冬季里最常见的东西，也是孩子们冬天里最大的快乐。除了趁大雪天进山打猎之外，还可以滚雪球，堆雪人，打雪仗。但是在长江尾的上海，是三五年不下雪的，一旦下雪了，没有哪个家长愿意让孩子在天寒地冻里受凉，这就是城市孩子失去乐趣和天真的一个方面。所以城市里一下雪，我就格外地想家，不是想雪花的白，想雪花的纯，而是想念我的父亲和女儿。看到雪，最想的还是女儿。我觉得从天上飘下来的不是雪花，而是从老家伸过来的小手，它们每一片都渗入我的身体，撕扯着我的心。

在我看着雪花联想到女儿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正是女儿从老家打来的。

大年夜的晚上，女儿也打过一个电话。女儿说，爸爸，我想你了，你一个人在外过年，年夜饭吃什么呢？

她说，除了糖肉煮栗子外，酒也不能少啊。你虽然一个人，也要买一串鞭炮响响，这样新的一年才会顺顺利利

利。女儿说这些的时候，其实我刚刚吃完泡面，本来想看看春节联欢晚会，但是那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十四英寸的破电视，突然就坏了，也懒得去修。我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，一个人在上海的大街上，漫无目的地晃荡着，穿过一波又一波的烟花爆竹，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碰杯声与欢笑声。

我对女儿说，今天虽然是大年夜，我觉得也是你的生日，过完这个年你就真正满十四岁了对吧？上次你过生日的时候，爸爸有事情就没有打电话给你，现在爸爸要给你补过生日了。爸爸不能给你买蛋糕，也不能给你点蜡烛，所以爸爸买了很多鞭炮。我现在正在外边响炮呢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
说着，我把手机对着外边，让女儿听。

其实我一个炮也没有买，全中国的人都在响炮，只要女儿听见了，这些炮权当就是给她响的吧。

说着说着，女儿就哭了，应该是幸福的泪水，或者是想念的泪水。在挂电话前，女儿告诉我，她听了我的劝，不再恨那个人了，已经和那个人和好了，她是背着那个人，跑到别人家打电话给爸爸的。

那个人在喊我吃饭了，爸爸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女儿着急地挂掉了电话。

祝我生日快乐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还没有说完，电话已经挂断了。女儿应该想说新年快乐的吧？也许她并没

有错，一个没有爸爸在身边的孩子，无论什么节日她只能自己祝福自己了。

女儿之所以要偷偷打电话给我，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吧？因为我与那个人离婚了。

说实在的，常年在外面的人，开始那两年你可以忍受寂寞，那时的寂寞真美好，都像是夫妻生活的前戏似的，一直可以坚持到春节回家的日子。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，前戏太长了就会消磨你的意志。一旦失去了耐心就不再是寂寞的问题，你与女人之间会越来越陌生，陌生得让你无法想起她具体的长相。这时候，你才明白你的婚姻已经结束了。

那是几年前，仍然是一个春节。我忍受了整整一年，在心中多少次重复过，夫妻相聚时那种麻麻的久别胜新婚的镜头，把自己想象成一头野性大发的狼。而且在春节这种喜庆的节日，许多人都把夫妻生活当成最高的庆祝仪式。

当我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。由于一路火车换了汽车，汽车换了摩托车，那种几夜未眠的疲倦，让我见到那个人时，一点冲动都没有了，内心的那盏灯已经熬干了。我直接钻进被窝，呼呼地大睡了。那个人一直守在床边，像一只发狂的兔子，站起来又坐下，坐下又站起来。一直守到第二天中午，好不容易等到我睁开眼睛，当她宽衣解带钻入怀里，我竟然像是一根棉花条，怎么努

力都无济于事。

那个人问，你怎么了？

我说，太累了吧？

我心里明白，再立不起的棉花条子，它也是棉花做的，一把火就能烧起来。我根本不是太累，是因为太陌生了，那种陌生感让我极度自卑，甚至有一种罪恶感——以为自己面对的不是自己的女人，而是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，一旦我占有了她，那就是施暴！所以，那一年，是一个阳痿一般的春节，我勉强在家呆到初七，说单位马上要上班，就匆匆忙忙离开了。我觉得只有离婚了，双方才能得到解脱，才不用忍受那无边的寂寞，与偶尔出轨后遭受的道德谴责。

离开家的前一天，我对那个人说，咱们离婚吧。

那个人说，好啊！

我们果真在法院上班第一天，一句话没有说，一点争论都没有，像是两个过家家的小孩子，用了半天时间通过法院调解就离婚了。离婚的原因当然是“感情破裂”。事后才知道，那个人之所以这么痛快答应离婚，完全出于赌气，是对我没有一次象样的表现十分不满。我不但不是一只饿狼，连一只小绵羊也不像。那个人没有把原因归咎于陌生感，而是认为饿了一年的一只野狼，面对一只老母鸡没有一点食欲，那肯定是在外边偷吃了。

但是离婚后，各种传言很多，基本都是指责我的。说

我在上海发达了，有房有车，有钱有势，就不要人家了，在上海娶了新欢，这个新欢就是某某市长的千金。这些传言，其实是老家人对在外打工者的一种羡慕，或者就是一种嫉妒，更是一种深深的误会。说实话，别说睡市长的千金，我就连被市长的小轿车撞死的机会也没有吧？

其实在外边的日子，你想吃一顿饱饭，睡一个好觉，恐怕都没有心思。不仅仅因为生活成本太高，吃顿饭至少需要十五块，孤独地睡一晚上，至少需要五十块。关键是整天就跟上紧的发条一般，你不敢有丝毫的松懈。你稍微歇口气，比如说失业了，那下顿饭就没有着落了。而且这样的日子让你看不到尽头，不知道哪儿才是可以歇息的终点，哪个人才是你的依靠。唯一可以歇口气的地方那就是坟墓，就是死。只有死了，你也许才会踏实一点。

几乎所有的老家人都以为，在大城市里打工的人，特别是在上海这种国际化大都市打工的我，在一家报社做着牛逼哄哄的记者，算是高级打工者，早就成了百万富翁。这地方的每一片落叶，都是金子做的，每一阵风中，都含着金水，任我去捡去拾；那金茂大厦东方明珠，就是我家的，我想上就上，随时俯视人间这块土地；那一平米几万块钱的房子，都是政府白送的。他们是这样作出合理推断的，上海人均收入每月达到一万了，你既然在上海工作，在报社做记者，见官大一级的人物，你起码每个月能够赚到这个平均数。而这个平均数就是老家的镇长、乡长们一

年的工资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？仅仅是个零头而已。男人一发达，自然就会变质，就抛弃了妻儿老小。特别是我这样的一个农民，像是一块土疙瘩，在乡下没有多大用处，擦屁股太硬，打野狗没力气，但是一拉到城市里，就能和成稀泥，抹墙了——抹厕所的墙也是光荣的。

那个人对这种传言是深信不疑的，最后她觉得离婚只是我的一个骗局，原有的夫妻之情慢慢化成了一腔仇恨。刚刚离婚的那两年，我离家太远了，她打不着杆，骂不着调，于是她把这种仇恨，就转嫁到了女儿身上，干脆把女儿丢在了塔尔坪，成了一个没有爸妈的孩子。我正好姓陈，因为仇恨，那个人就给我改了名字，叫我陈世美。这个负心汉千古的名字，她不但自己自言自语时叫，还对着女儿叫。女儿还小的时候，她就对女儿说：你是被陈世美抛弃的，你是弃儿你知道吗？

后来，听说她又结婚了，那男的是我们那个县城的文化干部，两个人又生了一个女儿。文化干部知书达礼，就把上了我那初一的女儿，带回家与那个人相认了。女儿当时问我，我能认那个人吗？我说，为什么不能认？女儿说，她抛弃了我呀。我说，不是我抛弃了你吗？女儿说，你那是离得远，离得远见不着，怎么会是抛弃呢？我说，你是她生的，终究是她身上掉下的肉，她应该也有难处，我们都有难处，所以你还是认了吧。

女儿与那个人和好三个月，就搬到那个人家里去

了。虽然她还是那个人那个人地叫，从电话里能听得出来，她已经原谅那个人了，毕竟因为那个人，她变得快乐多了。而且在放学的时候，经常会有人骑着自行车，守在校外的门外边接她回去，回去后还有煮好的饭菜等着她。

那个人与女儿和好了，并不见得也原谅我了。她还像从前一样，还是一口一个陈世美，不但不让女儿见我，连女儿打个电话给我，她都不允许，好像这孩子不是我们两个人睡出来的，不是我们两个人的血脉，而是她看白云时看出来的，与我八竿子打不着。

以此来惩罚我，我其实是乐于接受的，虽然我们离婚不像她想的“外边有了”，但起码是我背井离乡造成的。在一个消除了距离感的世界，牛郎织女式的婚姻自然没有存在的土壤。如果我不离开老家，不从长江头跑到长江尾，追求自己所谓的远方，就不会产生埋葬婚姻的陌生感。

她这样的惩罚是非常有效的，女儿只能偷偷打电话给我，而我想念女儿的时候，总也无法及时联系到女儿。这种迟缓的联系，像脱线的风筝，更像是生者与死者。死者可以看到生者，就在身边摸着生者，但是生者呢？永远也看不到死者，好久以后才明白，一股迎面而来的风，就是死者在摸自己，但是为时已晚，风已经停了。

更加残酷的是，我有时候有事突然回家，比如过年或者是清明节，而那个人与女儿也都放假了，要么去了她舅

舅家，要么去了她阿姨家，我打电话到学校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，根本不知道她们去了哪儿。等女儿放完假，接到我转过去的电话，我早就已经离开了。女儿有时候也偷偷打电话问我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说过年吧，但是恰恰那年春节，我在外边有事情回不去。有时候与女儿约好了，等我跑到县城的时候，女儿却被那个人强行拉着，要么上了补习班，要么学校不能缺课。

是不是可以把女儿偷偷接到上海来？这就更难了，等她放假了，有时间偷偷跑到上海了，我恰恰在上海有女人了，别说是把女儿接到上海，就是与女儿打个电话也得躲起来，甚至有一阵子为了不接到女儿意外的电话，我只好把手机都关掉了。因为几乎所有女人都喜欢当妈，觉得当妈是很自豪的事，但是所有女人最讨厌的，就是在“妈”前边加一个“后”字。一个“后”字就说明她不是原配，是后来才搞上的。所以每次我说自己有个女儿，那基本就是我失恋的时候。

如今我在上海终于有了一个女朋友，恐怕很快就要结婚了。这一次，我没有贸然宣布我有个女儿，这么大一把年纪我不能冒险了，为了能在上海安下一个家，我只能带着某种欺骗式的痛苦和挣扎。我们之间，有点心照不宣似的，她也从不明白地过问这些，因为她是一个聪明的上海女人，问清楚了对谁也没有好处。

所以整整几年了，我都没有见到女儿，每次从电话里